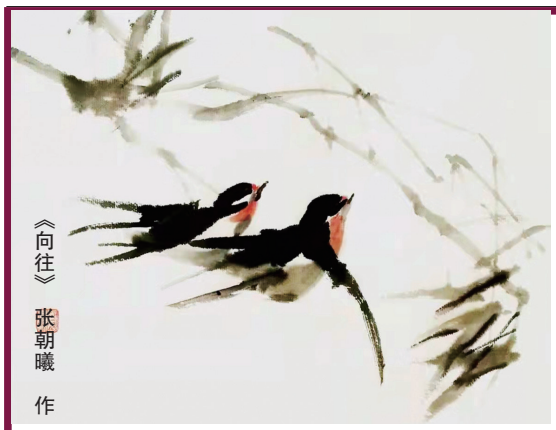


《向往》 张朝曦 作

随笔

乡居梦

韩浩月

我岳父在山村的老房子最近要改造,内弟的想法是:把旧房全部拆除,因为院子里的树影响到了房子的拓宽,还要把碍事的树砍掉,房子要盖三层高,因为邻居的房子就是这么高。我的建议是,老屋本来就挺敞亮,可以保持主结构不变,采取大量钢结构和大块钢化玻璃,把它改建成漂亮的民宿式度假地,比起老房子,院里高大的树木才是无价之宝,宁可把树盖进房子里,也不要动它的一枝一叶……

显然,我与内弟的改建观念,有不小的冲突,但作为继承者,他有最后的决定权。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失落感,因为对房子的看法与需求有诸多不同,我们是谁也没法说服谁的。作为已经被城市同化了的一个人,我更愿意站在设计师的角度上去看待房子的改建效果,从结构、采光、美学等方面,来评价改建后的房子。而作为出生并成长于乡村环境里的人,房子往往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修建,最后完成的建筑,其实大都是妥协的结果——含蓄地表现出自己的实力。

我在乡村与县城生活了24年,在一线城市生活了21年,深知在这两端能生存下来,都不容易。近年想要逃离大城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想要回到乡村久居的愿望,仔细考虑起来,想要实现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因为无论哪个方面,渴望居住的房子也好,思维与行为观念也好,包括社交在内,都很难再了无痕迹地融入乡村社群当中了。人在被当成一个“突兀”的存在的时候,总是会感到不自在。

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重回乡村居住,房子不过是一个“符号”,它所带来的困扰,其实还是挺好克服的。更多的难点或者说阻碍,是“返乡者”如何看待乡村的问题。作为被城市规则“规训”的人,“返乡者”更注重个人隐私、社交边界、权利维护,而在乡村,往往并不在意这些,你住在那里,就会成为那里的一份子,如果做不到,难免会产生不舒适感。如果只是作为乡村一个“客居者”,自然产生的那份孤独感也会令人难以忍受。以热情、欣赏的态度,来对待乡村的进步,以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评断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这是“返乡者”能否再次融入乡村的关键。但往往现实状况是,短暂地在乡村旅行,回味过往生活的亲切与熟悉,这是简单、容易做到的,而当长时间地在乡村停留、居住,美好的光环之间变淡,生活的真相逐渐浮出的时候,“返乡者”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

未来人们的“乡居梦”实现起来会不会容易一些?乐观地看,是可以的。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发达省份,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的对接速度在加快,曾经的鸿沟在被快速填满,而在不发达省份,人们已经学会更为妥帖地处理乡村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所带来的矛盾,以柔和的形式,让乡村保留原始的淳朴,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部分屏蔽,也使得乡村味道得以更大程度地保存。

假以时日,所有人的故乡,都是回得去的,相信这一天,并不太遥远。

回味

有幸,生于七十年代

卫刘芳

1974年年底,紧邻晋城县区的村落里,一个八斤重的闺女呱呱坠地了,这就是身为幺女的我。父亲当时是县政府小有声望的文员,母亲是村小学桃李颇多的教师,虽没有田地,但双双铁饭碗,这种组合在村里是被艳羡的,可我们并不富裕,因为父母承担起了赡养各自家族的重担。

20世纪70年代,生活必需品多要凭票供应,但因为有固定收入,家人每每用高于周边生活水准的“奢侈”行为对我进行关爱:母亲攒布票去供销社买手绢给我做背带裤,父亲专门从城里给我买回最新式的塑料凉鞋,照相馆工作的姐姐为我留下数不清的照片,哥哥们也会偷偷塞给我零花钱。我的童年在浓郁的爱中度过,唯一的阴影是羸弱多病。

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个好处,父母不仅不会对你的阅读目标如临大敌,还会省下钱购买杂书填充书箱。对,没有书柜,存书的是一套顶箱柜,朱红色,上面是箱子,下面是有玻璃格挡的矮柜子。随手一掏,就有奇怪的书出来。四大名著和张恨水的小说,《资治通鉴》和诗词赏析,大唐大清历代秘史……甚至有金庸的整套《鹿鼎记》。默许百无禁忌随便看,但是不许过于沉迷茶饭不思。这种放养式育儿法,使少年的我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敏感与格格不入。现在想来,他们是在有意或无意陶冶子女情操,却让我拥有了阅读兴趣这种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生于上世纪70年代,我们常被评价为“成长恰好伴随了社会巨变,这种变化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变化,更有深入骨髓的精神改变”。是的,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魔幻一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以八斤之势出生的我,幼儿时却是一个瘦子,因为餐桌上的食品实在是乏善可陈,冬储白菜酿西红柿酱晒干豆角,萝卜土豆顶多再加个豆腐,就是永远的三餐轮回。父亲出差带回来的蛋卷,姐姐加粮票买的小酸面包,就是最好的零嘴儿。

年幼时,母亲过年扯了涤纶、灯芯绒布料,请裁缝缝制。有套橘黄掐边的上衣和蔚蓝小喇叭裤因为款式新颖,至今还历历在目。少女时每周末都去逛街,对所有大商场的上新都了如指掌,但依然没买到合心的衣服,一赌气没参加某个朋友的婚礼。有时也会画图纸请自由市场里的裁缝店缝制,然后被满街追问“在哪买的”。偶尔会想起,给我裁制了白底粉花旗袍的温州男裁缝和暗红真丝对襟衫的瘦高女裁缝来,想问一声,你们还好吗?

还有,勤俭持家的母亲每年过年都要添置一样“大件”,有时是28式永久牌自行车,有时是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有时是18英寸熊猫彩色电视机。于是,她紧张而快乐的神情,在普天同庆的零星炮竹声的映衬下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们住在政府家属院,只有两位退休老县长家里有黑白电视机,他们家门外都有一根高耸的生满锈的电视天线杆。年幼的我们为了能看上动画片,经常成群结队去巴结他们家子女。后来,前院的政府食堂有了彩色电视机,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边看边评头论足。初中一年级时,作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高中二年级时家里就装了台价格不菲的座机,一兴奋,我不顾矜持给一个有座机的男同学打了电话,幸好他不在家。

那时,在村里放映电影是除社戏之外的又一件大型娱乐活动。在谷场秋凉的夜里,我被邻家婶子搂在怀里看了《神秘的大佛》。进城生活后,父亲送了我一个迷你半导体收音机,“小喇叭”广播成为每日必修课。再大一些,“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迷死了我们一堆少年,大家在食堂餐厅里跟着电视里的费翔又跳又唱。电视剧《渴望》造成万人空巷,未婚的我不仅一集不落看了这部家庭剧,还去裁缝铺做了一件“慧芳同款”上衣。也一集不落看了香港古装武打片《大侠霍元甲》、日剧《阿信》和动画片《花仙子》,打开了审美视野。再其后港台剧一拥而入,剧中人火到头像被印在明信片上贩卖了一年又一年。

如今,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们已是中年,大家在各行各业已成为大展宏图的栋梁或兢兢业业的螺丝钉,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步履艰难的年纪,前不到退休年限无法坐享其成,后有新入职的年轻人时刻将你“拍死在沙滩上”。仔细一想,我们真是幸运的一代,所经受的巨变都是为了让生活越来越好,而生活也果然是,越来越好。

品鉴

画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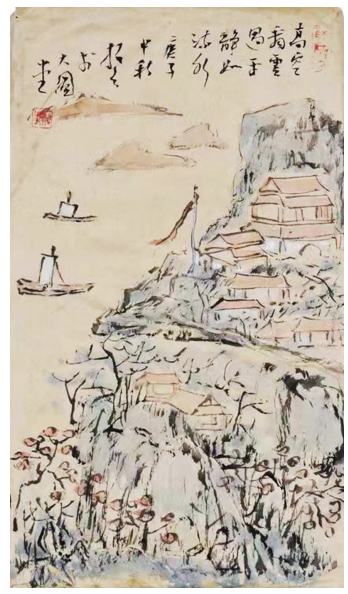
拓 之 文/绘

画无关画什么,无非一笔孤独的念。没有所谓不好的笔墨,因为不好的笔墨也是认真的,认真地调整一下也许就是非常好的笔墨,它的意义就是你灵魂的诗意。

画家大概分两种,一种人是听从别人的意思为自己而画;一种人是不听别人的意思为自己的理想而画。知道自己的能力,知道制约自己,才有可能不落俗套。笔墨的味道在于它不可思议的品质。

什么样的画是“好画”?我以为,脱掉习气的画是好画,画里有爱的画是好画。当你的画发表后,几乎没有人点赞,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确实“不太好”;二是确实“太好了”。它们其实都是假象。“不太好”或“太好了”是看你给谁看或发表在哪里或时机成熟与否,这些都是关键词。不喜欢的人以为不太好,是看不明白或离他认为的好差太远了;喜欢的人以为太好,其实只是极少数看明白的人而已,大部分人可能还没能看得到没能看明白。

“好”与“不好”,关键是你自己的认知。当然,在历史长河中,真的好,关键还是他人的共识。最妙的画,能会心。每个人都有灵光一闪的东西,这个东西或许就是“感觉”,但多数人不知道、抓不住。抓住了、表现出来,就是“艺术”。每个画家都能找到喜欢你画的人。



纪实

■ 山西教育出版社

69 边东子 著

《中关村特楼》节选

在赛场上,他敢于和高个子拼,犹如山猫一般灵活,腾挪闪转,屡建奇功。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曾经在上百人参加的北平男女中学生乒乓球比赛上拿过第四名。他还是学校拔河队的成员。

而且,他在拔河中练出来的本领,后来还派上了大用场。

一天,秉穹的父亲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三个大字——“三强收”。谁是“三强”?父亲正奇怪,没想到秉穹说:“这信是我的。”

“你怎么叫‘三强’呢?”父亲更奇怪了。

儿子解释说,他和几个同学亲如兄弟,他虽然排老三,可是学习、体育却样样最强,大家就称他为“三强”。秉穹的父亲知名度很高,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家、文字学家,五四运动的名将,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

钱玄同一听秉穹的解释,不禁连连点头。因为他也觉得“秉穹”这两个字既不好认又不好写,应当改改,可是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细细地为秉穹想一个富有新意的名字。现在这个“三强”,含有强身、强志、强国的意思。不错,是一个好名字!于是,“钱秉穹”就改成了“钱三强”。

中学毕业时,受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描绘的中国未来宏伟远景的影响,钱三强想报考以工科著名的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可南洋大学是用英语教学的,钱三强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文。怎么办?他决定先考北京大学预科,在那里把英语攻下后,再去考南洋大学。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赋,他仅用了一个学期,就拿着一份不错的英语成绩单向父母报喜了。

北大预科将要毕业了,本来想学工科的钱三强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报清华大学物理系。

连载

■ 北岳文艺出版社

69 张卫平 著

《红色银行》节选

张干丞给刘象庚在孙家大院收拾出几间屋子。刘象庚住在东头,里面是个卧室,有一条土炕,出来是会客厅,放着几把椅子。白宝明住在南面紧挨刘象庚卧室的小屋里。此时刘象庚坐在土炕上,举着小烟锅头想着心事。

兴县十年九旱,收成本来就小,这些财主们除过牛照芝几个大户外,不少人家刚刚够自己生活,养家糊口有余,捐款抗日不足,这次募捐田家会的田财主就是卖了三十亩土地捐的款,让这些大户人家捐一次、两次可以,捐得多了他们也会和你急啊,不是不捐,而是无钱可捐!这个办法只能救急不能长远!这次虽然募得四万大洋,但刘象庚知道,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四万大洋也仅仅能维持一段时间!钱,是啊,今后钱从何处来呢?

刘象庚长长吐一口烟。正好白宝明提着茶壶进来,刘象庚说:宝明,咱们出去走一走。

刘象庚把烟灰磕掉,跳下地穿上鞋走出来。

天已经暗下来,街两边的铺子陆续上了铺板,大街上也没有多少行人。转角的地方复兴隆还在营业着。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兴县县城,没有路灯,大街也凸凹不平,战争一步步逼近,人们逃的逃散的散,留下来的也是胆战心惊,谁还有心思出来逛街呢?况且又有何可逛?

白宝明说:先生,看您闷闷不乐,愁什么呢?

刘象庚说:钱。

白宝明扑哧笑了:您还愁钱?那我们穷人就更不用活了。

在白宝明眼里,刘象庚可是十六窑院的大少爷啊,他们有土地,有商号,他们怎么会愁钱的事呢?穷人们才会为了钱愁眉不展啊。

刘象庚刚要回答,不小心脚下崴了一下。

小说